



自警言編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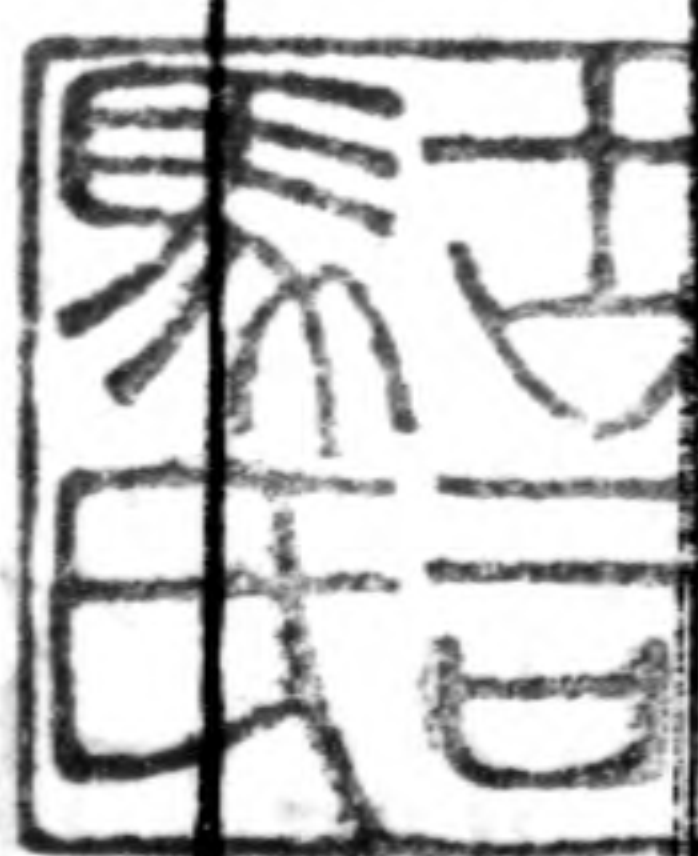
事君類上

忠義得體

公正講讀

德望諫諍

忠義



呂文靖公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
 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
 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
 使吾亦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燮輔
 知無不為雖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為之救禦
 歐陽文忠公奏事錄云仁宗既連失褒豫鄂三王遂
 更無皇子自至和三年正月得疾踰時不能御殿

中外憂恐既而康復自是言者常以國本不可不急交章論述每輒留中余嘗因大水言之然初無采納之意如此五六年嘉祐六年秋諫官司馬溫公知江州呂誨亦有疏論述仁宗遽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既而左右顧曰宗室中孰爲可韓公皇恐對曰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仁宗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然近不慧大者可也遂啓其名謂何仁宗即道今上舊名曰名某今二十歲矣余等遂力贊之議乃定明日奏事因又啓之仁宗曰決無疑也余等奏言事當有漸容臣

等商量所除官既退遂議且判宗正時今上猶在濮王喪乃議起復來日將上仁宗大喜曰如此甚好二公與余又奏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在不疑仍乞自內中批出仁宗曰此事豈可令婦人知中書行可也命既出今上再三辭避至七年二月一日服除堅卧稱疾前後十餘讓余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不次擢用皆知將立爲皇子不若正其名命立爲皇子緣誥勅降付閣門某得以堅卧不受若立爲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報天下事即定矣不由某受

不受也仁宗沉思久之顧韓公曰如此莫亦好否
韓公力贊之遂降詔書立爲皇子仍更名其自議
皇子事凡所奏請皆余與西廳趙侍郎自書其改
名劄子余所書也初擇日旁七字其最下一字乃
今名也是上親點今封在中書今上自在濮邸即
有賢名及遷入內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
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外聞者相賀

司馬溫公上疏面言臣向者進建儲之說陛下欣然
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然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
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

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爾
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
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
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韓魏公等曰諸公不及今
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
莫敢違韓公等皆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
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子稱疾不
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
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
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

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英宗即位以驚疑得疾太后垂簾同聽政帝遇宦官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說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韓魏公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以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

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或謂公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間有傳帝在禁中過失事衆頗惑之公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得許多錯來自爾妄傳語言者稍息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太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皇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計惟公確然不變叅政歐陽文忠公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不遜狀公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爾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於舊窠尋兔兒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公不動曰

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文忠公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溫成驕恣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文忠公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文忠公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他日魏公等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

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爾今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熙寧中文忠公退居穎上蘇子由往見之間言及此曰古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

韓魏公曰琦平生伏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

韓魏公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

自警錄卷之六
五
所疑憚或諫曰公所爲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
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難
曰此何言也凡爲人臣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
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
成遂輒不爲哉聞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能光輔
三后大濟艱難使中外之人舖啜嬉遊自若曾無
驚視傾聽竊語之警坐置天下於太寧公之力也
韓魏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
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

韓魏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尹舍人之所存也身
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范文正公之所存
也敢問二公曰立一節則尹公可也考其終身不
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范公可
也

蘇丞相執政時諸公奏對惟稟旨宣仁哲宗有言或
無對者蘇公奏事宣仁畢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
告諸公以聽聖語哲宗蓋默識之後罷相周秩爲
御史嘗論元祐執政至蘇公上曰蘇頌知君臣之
義與他人不同

初虜之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韜在鎮豈

有此禍虜益知公名必欲得公宰相給以割地遣公往虜人以其國僕射韓正館公于城南壽聖院正言國相知公名今欲用公也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虜人謂黏罕爲國相云明年正月正見公言欲以公爲正代許以家屬行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召指使陳灌等曰虜人乃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耳灌等泣且拜公曰死生命也寧爲不義屈乎即手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付灌持

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條自經時十六日也燕人謹然嘆曰劉相公忠臣也因與灌共瘞公壽聖院西岡上遍題院壁識其處灌速歸報公子子羽具棺衾公故將王瓌等以兵護出城大殮公死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異焉

司馬溫公通鑑斷曰爲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二李希烈等或貴爲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爲之陳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

不如儻更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齏粉寇手何爲善者之不幸而爲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

章獻垂箔有方仲弓者上書乞依武氏故事立劉氏廟章獻覽其疏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於地仁宗在側曰此亦出於忠孝宜有以旌之乃以爲開封府司錄

王文公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

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方升豈宜燭火之不息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入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公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魯子只言事親若魯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

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出誠
意嘉仲曰陳忠肅公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忠肅
却未見其已

李文定公迪至鄆半歲真宗晏駕公貶衡州團練副
使丁謂使侍禁王仲宣押公如衡州仲宣始至鄆
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公公皇恐以刃自剄人救
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公者輒籍
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臭腐棄捐不與公客鄧餘怒
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邪鄧餘不畏死汝殺
我公我必殺汝從公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

之公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除秘書監知舒州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又曇親信之既
而去曇應募爲兵以選入捧日營凡十餘年會曇
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母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
獄急曇平生執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達旦夕守
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貶恩州
別駕乃即時監防出門諸子皆流嶺南達追哭送
之防者遏之達曰我主人也豈不得送之乎曇河
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
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縊死旁無家人達使

母守曇尸出爲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飲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致卿相已而故人臨患難屏手側足戾目窺之猶懼禍之延已若畏猛火避之惟恐不遠或從而擠之以自脫安望其憂恤賑救也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而實李僕之所不如也

陳喬仕江南爲門下侍郎掌機密後主之稱疾不朝喬預其謀及王師問罪誓以固守時張洎爲喬之副常言於後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喬將死後主執其手曰當與我同北歸喬曰臣死之即陛下保無恙但歸咎於臣爲陛下建不朝之謀斯計之上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廳內語二親僕曰共縊殺我二僕不忍解所服金帶與之遂自經後主求喬不得或謂張洎曰此詣北軍矣喬既死從吏撤扉而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後見其屍如生而不僵髭髮鬱然初求屍不得人或見一犬

夫衣黃半臂舉手影自南廊而過掘得屍以右手
加額上如所覩者

公正

馬正惠公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蹇蹇未嘗有所顧
憚王冀公丁晋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
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
其正直又記聞曰真宗末王欽若每奏事或懷數
奏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以已意稱聖旨行
之嘗與正惠公俱奏事上前欽若將退正惠公目
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又王文正遺事曰樞密
馬公與同列奏對次忽厲聲曰王欽若等讀盡劄
子莫謾官家馬公退見王文正公詞色尚怒因語

公曰諸子上前議論如此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耳公歎撫久之馬公方直惟公力保庇於上前

蔡文忠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正人縉紳之士倚以爲朝廷重

章郇公爲宰相五六年及死之後天下不見其黨與偏私之迹云

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廼使人告王文正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欲一使相望同年主之公

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辭豈得以此私有干於人仍亟往白之萊公不樂後上議寇準令出與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三十歲已登樞府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之使相令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爲朝廷之光上然之明日降制萊公捧使相告謝於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旦知卿具道公之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可測公薨之時萊公不在都下後入朝白於上前求奠哀慟久之公在相府抑私遠嫌類如此

王文正公一日諭諸公曰上官泌差知河陽乃批署之諸公後白公泌欲一轉運使會京東有闕諸公曰可差上官泌也公不答因奏對言上官泌向日議差河陽然亦合入一職司會京東轉運使闕更稟上旨上閱泌歷任曰與轉運使諸公歸以相語曰王公無私如此

王文正公門庭未嘗接客公薨上諭近臣曰王旦家却覺靜緣當國日亦門庭清肅呂文靖公魯肅簡公初參預政事二妻入謝章憲太后語之曰爾各歸語其夫王旦在政府多年始終一節先帝以此

重之宜為師範也

王沂公與李觀察維薛尚書映一日謁王文正公公託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壻韓忠獻公時在門下見之一日以此白公曰韓郎未之思耳王薛皆李之壻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答以何辭執政之大忌也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李文靖有所請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

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慙沮而退龐莊敏公為相專以公忠便國家為事不以官爵養私交取聲譽端明殿學士程公戡知益州將行上俾公諭之曰戡還當處以兩府公曰茲事出於上恩臣不敢與聞卒不與言

王文忠公為樞密副使持法守正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為飛書以害公公

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忠為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

王武恭公故人為人干進於公公問約所遺幾何乃出金厚謝之曰故人吾不忘公恩其敢私市耶上嘗賜飛白清忠二字藏于家

明肅攝政馬季良聯姻劉氏以非道干進太后欲擢為龍圖閣待制顧王沂公守正難之會公移疾數日諭執政者擢季良且曰沂公在告當亟行之諸公承順忽遽改季良止以太常丞充職蓋三丞未

嘗有預內閣清職者中外誼傳而公特正之名益重焉

婉容翟氏進位官吏轉行有礙正法者周益公言上皇扈從之賞陛下登極之恩事體至重然法當面授者未嘗轉行豈容掖廷奉事之人獨超此例上曰朕初以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

縣有牧地每歲衛士縱牧馬踐民田百姓病之而縣令不敢誰何范文正公下車恩威著於上下百姓知公可賴一日民有訴衛士縱馬食田者公捕而杖之衛士校長申殿前司駁前司申樞密院有旨勅公申中書曰非不知衛士非畿邑小官所敢刑然養兵出於二稅二稅出於民田衛士牧馬而侵食民田則稅將使何從而出哉身為縣令職在養民若坐視而不恤安用縣令哉章出特免罪仍令畿邑兼管勾牧地自公始

太宗時一歲大旱天子以爲憂嘗輦過館中流以問衆衆皆曰水旱天數也堯湯所無柰何寇萊公獨曰朝廷刑罰偏頗凡天旱爲是發耳上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偏頗狀準曰願召兩府至前臣即言之有詔召兩府入準乃言曰某子甲坐賊

若干少爾罪乃至死叅知政事王沔其弟淮盜所
主守財至千萬以上顧得不死無罪非偏而何上
顧問沔沔頓首謝即皆罷去其暮遂大雨上大喜
以準可用遂驟進

富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馳還奏曰政府
故爲此欲置臣於死臣不足惜柰國事何仁宗召
宰相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
當令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
如何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
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壻也
其忠直如此

吳正肅公在諫職時賈昌朝等數人名編修資善堂
書而實教授內侍公奏罷之爲叅知政事山東盜
起仁宗遣中使察視還奏盜不足慮惟兗州杜衍
鄆州富弼得山東心此爲可憂上欲徙二人淮南
公曰盜誠無足慮而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
福也乃止後判西京留司御史臺留臺舊不領民
事時張堯佐知河陽民訟久不決多詣公者公爲
辯曲直判狀尾堯佐畏恐奉行上嘗語輔臣曰育
剛正可用但嫉惡太過耳

秘書丞劉公爲人剛毅一毫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
王文公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公不肯
附之且非其所爲執政者寔不悅當是時其權震
天下人不敢忤而公憤欲與之校面語侵之至變
色勃怒而公不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聞者縮
頸而公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
康乞監酒稅以就養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百施置舉天下莫能奪
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是而
心非之者比肩是也劉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
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公議
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
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爲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
弟姦諂者疾之如仇讐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
人之所難也昔申枏以多欲不得爲剛微生高以
乞醢不得爲直如道原者可以爲剛直之士矣
胡安國之子寅被召造朝公戒之曰凡出身者本吾
至誠懇惻憂國愛君審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
朝不可有分毫私意善人君子吾信重之不輕慢
之惡人小人吾憫憐之不憎惡之天下猶一家如

仲舉於南節元規於蘇峻皆懷忿嫉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也故黃皓甘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怨馬謖入幕上賓流涕誅之不釋也

韓魏公言杜祁公公心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問始魏公爲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祁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曾着便將來押字魏公益爲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祁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爲是賢於人遠矣

趙忠簡公與張忠獻公俱帶都督諸路軍馬置司行

在張出視師江上經營興復趙居中總政事相爲表裏趙自以遭時多故遇人主特達之知心惟至公務要協濟未嘗有所疑忌而行府所行之事往往侵紊三省樞密孟庾叅政沈與求憤然不平之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耶各稱疾罷去趙乃一切隱忍未嘗計校輒分彼我所幸國事有濟然人以此爲難也

范太史除正言客有言於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國事溫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先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

陳忠肅公譽望早達自登科不汲汲於仕進元祐紹
聖間諸公交薦於朝公謹擇所主多所退避及後
被眷知居言路排姦扶正所指議者徃徃嘗相舉
薦故公疏文有曰在彼則舉爾所知在此則為仁
由已未嘗以預薦而入其黨亦不以小故而絕其
恩蓋公之意以士人出處不因私薦而廢公議則
朋黨之說無緣而起

尚書彭公拜中書舍人賜服金紫詞命雅正人以為
有古風遇事不苟多所建白其論詩賦回河事尤
力主議者皆不悅公亦數請去是時大臣有持平

者頗與公相佐佑而一時進取者病之欲排去其
類未有以發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丞相確安
州詩上之傳會解釋以為怨謗諫官交章請治又
造為危言以激怒太皇太后必欲寘之極法公曰
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採則上疏論列
甚切又不聽則居家待罪時中書舍人止公一人
既而蔡丞相有謫命公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
入省封還除目辯論愈切御史臺自中丞而下五
人坐是同日出臺中一空公復力爭以為不可諫
官指公為朋黨太皇太后曰汝礪豈黨確者亦為

自傳書卷之六
九一
朝廷論事爾已而蔡丞相貶新州用起居舍人草
詞行下而公亦落職知徐州一二大臣相繼去位
自是正人道壅而進取者得志矣公在臺既嘗論
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十年蔡爲有力
後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擠之坐奪一官至是
又辯蔡丞相不當謫至得罪乃已人以此益賢之
龜山先生言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
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啓
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因言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章聖即位寇萊公守青州上想見之會遣中使撫巡
山東因令問公安否且促取朝見表萊公再拜謝
曰陛下幸不棄臣朝召而夕行也要君之章實不
敢上既而召還遂領相印

元城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僕曰未聞
先生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闕衆論進
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
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老先生嘗
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
之必思有大於此者爬攬之庶幾可回也今乃教

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爲也僕曰此言爲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先生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若著論明辯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先生又曰爬攬兩字最可記取極有意思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同爲叅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宰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荆公曰伊尹嘗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之變色其論議不合而多致相侵率如此也

王安禮爲右丞一日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之歎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材半爲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爲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者未論別事只

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
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

德望

寇萊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
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
準不可

寇萊公貶死於雷詔還塋雒陽過公安民皆迎祭哭
其喪斬竹插地以掛紙錢焚之尋復生筍成林邦
人神之號曰相公竹因立廟其旁祀奉甚謹劉貢
父王樂道各嘗為文刻石以記其事

王沂公再蒞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畫像
以事之時虜使每往復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

必沐浴潔服而後入

契丹求和親割關南之地虜使見呂坦夫畏伏曰觀宰相如此雖留無益

范文正公帥邠延涇慶四郡威德著聞夷夏聳服編戶藩部率稱曰龍圖老子至於元昊亦以此呼之包孝肅公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爲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狗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

韓魏公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獨魏

入立生祠爲塑像歲時瞻奠比狄梁公戎狄尤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在其子忠彥使幕北虜主問左右孰屢使南朝識韓侍中觀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類類乃即宴坐命畫工圖之而去館伴楊興功遽以告忠彥北門爲聘使道舊典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留守則名于書其副使成禹錫仍喻來介曰以侍中在此故特名及公去魏後留守引前比欲得其名數強之卒不可每南來涉臨清界即誡其下曰此韓侍中境無多須索

澠水燕談云公舊有德於關中秦人愛之後子華自丞相出宣撫陝西父老有遠來觀於道傍者愕然相謂曰吾以爲韓公乃非也於是相引以去

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富韓公爲樞密副使辭愈力至七月申前命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身納上前而罷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辭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章得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

元獻公爲相范文正公爲叅知政事杜祁公爲樞密使韓魏公與公副之歐文忠公余襄公王懿敏公蔡忠惠公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徂徠先生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公既以社稷爲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范文正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劄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范文正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文正公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

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范文正公與韓魏公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

范文正公領延安閱兵選將日夕訓練又請戒諸路養兵畜銳毋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大范謂雍也在慶州請以种世衡守環州招屬羗千餘帳久之王師再敗於定川公晝夜領兵赴援賊遂遁去初關輔人心動搖及公兵出號令嚴明人心遂安上聞定川之敗頗以西方爲憂謂近臣曰得仲淹出援可無慮及聞其出兵甚喜

文潞公之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羗首領有温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

邊吏以聞詔聽之

初呂正獻公自河陽入朝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歡忭咨嘆慈聖光獻太皇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門也中謝日有司供具諸執政皆集內出酒果殺饌豐腆珍異就宴賜之侍史竊視其器皿款識皆有慶壽宮字然後知賜物乃光獻意也時富韓公司馬溫公皆在洛聞公登樞富公寓書爲慶曰公之名德聞于天下然嘗以直道忤執政士大夫未敢遽望登進忽報拜命出於事外人甚驚喜此得於輿論非敢佞也司馬溫公亦以書遺都下友人曰晦叔進用天下皆喜以爲治表聞其猶力辭光不敢致書君宜勸之早就職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司馬公起居及爲相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

神宗崩溫公赴闕庭衛士見公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潞公謂溫公曰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虜主大宴群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

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挺扑之者曰尔司馬端明
耶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温公愧謝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
侍郎曰司馬温公吕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
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
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
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

端明邵先生知

吕正獻公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使狄諮曰司
馬中丞今爲何官諮曰今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

士虜曰不爲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公以著於語
錄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
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畎畝匹夫匹婦莫
不能道司馬公之名退十有餘年而天下之人日
冀其復用於朝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馬舖
晨起北行見村民百餘謹呼踊躍自北而南余驚
問之皆曰人傳司馬爲宰相矣余以辭出於野人
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蘇文忠公爲公獨樂
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童子誦君實走

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跡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而哭父老日數千人至填擁不得其門而入家人因設數大爐於廳下爭以香炷之香價踴貴後二年虜人驅墳戶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問爲誰墳戶對以某官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魯直爲舅氏然不免有所竊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經旬月必設拜禮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爲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忠肅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厦之將顛或問游定夫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爲賢士大夫所欽屬如此

陳忠肅公遷謫以來杜門不治人事絕跡州郡宴會
幾三十年所至人情向慕雖田夫野老咸知名願
見及自天台歸通川道由會稽時王豐甫仲楚爲
越帥以公早爲岐公所器重具舟楫爲禮候公於
郊因共載歸府舍越人聞公赴會競來觀瞻比肩
輿歸館道路遮擁幾不可行爲人欽重如此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
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
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
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

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
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溫公門下士多矣如
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
孟子故剛大不挫之氣似之

范文正公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王子野獨
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
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
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
質厚矣聞者爲公縮頸

得體

丞相魯國范公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視所為公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真識大體吾不如也公後果為名相太宗欲相正惠公左右曰呂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

元城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文靖公公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

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
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致孟浪殺人
雖其法度不無小害然其利多矣後人不知遂欲
輕改此其害紛紛也文靖公每朝謁奏事畢必以
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
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爲非問公曰吾儕當路幸
天下無事公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
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請已之公不答數數
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也若
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此兩事最爲得體在漢之

時惟魏丞相能行此兩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
在奉行故事而已奏故事詔書九二十三事救掾
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
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此最爲
得宰相大體後之爲相者則不然好逞私智喜變
祖宗之法度欺蔽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
度則紀綱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
呂文惠公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淨簡易爲務

宋元憲公嘗奏事而帶寬誤墜文書于地不顧而行
仁宗呼內侍拾以與之議者謂仁宗有人君體宋

公得大臣體

韓魏公爲相魯公爲亞相趙康靖歐陽文忠公爲叅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矣人以爲得宰相體

韓魏公辭位授陝西安撫使判永興軍時二府方奏事殿上議邊事未決魯宣靜公等奏曰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叅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議後元豐

中呂惠卿除知延州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黜貶上因諭輔臣曰嘗記韓琦初往陝西召至此與二府議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自識體也

仁宗性寬容言者務許以爲名或誣人陰私范文忠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躋之

熙寧中陳州一日晨起屋瓦盡有冰文作花果鳥獸
狀如雲母即著粉紙時陳襄侍讀守淮陽有屬請
奏祥瑞者公云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
有此祥異不敢不奏以竹箴盛瓦數十枚奏呈冰
文雖消痕跡猶在識者皆以陳公爲得體

講讀

王沂公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奭馮元更侍
經筵及戴禮終帙公率同列獻詩以賀後孫公即
世馮亦外補公自魏移洛徑塗肆覲復以講席爲
言

呂正獻公既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異
訓詁得失皆粗陳其畧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
足以戒者乃爲上反復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
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毋諱公因進講言弒逆
之事臣子之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

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而慮危使君
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
子無所萌其姦心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
早辨也侍讀劉原父常退謂記言官曰當載之史
冊以垂後世

呂正獻公於講讀尤精衆謂語約而義明可以爲當
世之冠英宗嘗對執政稱其善與司馬溫公同侍
經筵溫公退語人曰每聞呂公講便覺已語煩榮
陽呂公爲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
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
假他術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况天下
乎

東坡先生嘗謂李廌曰范淳夫講說爲今經筵講官
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
成文燦然乃得講師三昧也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范公爲著作佐郎實
錄院檢討伊川嘗謂溫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來
尤好溫公曰他已修史朝廷自擢用矣伊川曰不
謂如此但經筵須要他溫公問何故伊川曰願自
度乏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

非導人主之意其後除侍講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伊川先生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伊川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

諫評

元城談錄云天下以爲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蓋非強名乃天道也此道未嘗廢顧所在如何爾如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賢哲聚於朝不肖沉於下海內入於陶冶一歸於正如晚周及東漢之餘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乎清議在下而士知所尊畏耻爲非義登其門者如龍從其死者如歸致黨錮之禍起視漢室爲何等時也頃時王文公薦李定召見陳襄彈之未行間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

還詞頭明日辭職罷之又下次直李大臨蘇子容
相繼封還更奏覆下至于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
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間養
成風俗公論之不可屈如此與齊太史書崔杼弑
其君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其後攝官修起
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於此可見要之公論不可
一日廢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卜世也

太祖時嘗有群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
忠獻堅以爲請上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將若何忠
獻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

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
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
去上寤乃可其奏

趙忠獻公欲除某人爲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
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
投地公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
乃寤用之後果稱職

太宗朝寇萊公爲員外郎奏事忤上旨上拂衣起欲
入禁中公手引上衣令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
是嘉之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

自漢書卷之六
三十七
諫議田公好直諫太宗時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
大體者四太宗嘗言錫有文行敢言真宗即位屢
召對言事嘗請抄畧御覽三百六十卷日覽一卷
又采經史要言爲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及卒真
宗謂劉沆曰田錫直臣也何天奪之速朝廷每有
少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每見公色必
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幸龍圖閣閱書指東北
隅架二漆函上親署鐫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
錫章疏也范文正公銘公之墓曰嗚呼田公天下
之直人也言甚危命甚奇盡心而弗疑終身而無
遠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蘇文忠公序公奏議
曰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
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
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
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此君子之所甚懼也
真宗朝宮禁火災王文正公馳入對曰臣備位宰府
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
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
乃榮王宮失於火禁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
百人公持以歸明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

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
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
狀上欣然聽納減死者數百輩

魯肅簡公爲正言事有違悞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
一日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而諫守臣職也陛
下以數而厭之豈非事納諫之虛名俾臣尸素苟
祿乎臣竊愧之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
日追念其言御筆題壁曰魯直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孫奭知
河陽上疏切諫以爲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
知朱能所爲惟上一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
下其辭有云得來唯自於朱能崇信只聞於陛下
其質直如此上亦不之責頃之朱能果敗又云奭
舉動方重論議有根柢不肯詭隨雷同真宗已封
禪符瑞屢降群臣皆歌誦盛德獨奭正言諫諍毅
然有古風采

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羗
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大怒以爲瑋虛張
虜勢恐喝朝廷以求益兵以李迪新自陝西還召
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

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
奏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材畧無能出
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爲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
罪臣爲陛下惜之上意稍解文定因奏曰瑋良將
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
下意但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
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爲小冊常置
鞶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文定取
於鞶囊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
卿傳於樞密院發之既而虜果大入寇瑋迎擊大
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
卿之功也

真宗將立章獻后李文定公爲翰林學士屢上疏諫
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
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文
定爲叅知政事俟上怒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幾
子乃欲爲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
不動搖文定之力也

章獻太后臨朝魯肅簡公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
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

有上言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公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太后輦前帝行公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嫁從夫夫歿從子太后乃命輦後乘輿行

明道二年莊憲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薛簡肅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焉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

見先帝乎上大寤卒以后服葬

是歲天子將親大祫于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劉公敞以禮部兼領名表丞相請撰表公說止之曰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受徽號至今且二十年天下之人莫不知天子持盈好謙今復加數字既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亦可惜願加深思富丞相不怡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公曰諾退謂子弟曰吾備位近臣當獻可替否寧得罪權門豈可使主上受虛名而棄實美耶遂上疏曰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

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有若自
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淳賢不肖混淆
獄訟繁多盜賊群輩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然本
以重賂厚利羈縻之非畏威慕義也未可謂至
治然則讓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臣謂陛下永執
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
足發揚光輝而反累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
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雹大雪飛蝗涌水傷
害廣遠以禮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親自抑損
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章已四上天子得公奏顧
侍臣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表不受公於是
忤時相

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禮候皇帝長立
別有處分呂文靖即日編入時政記後每言事必
引及之以感動后意又多稱引前代母后臨政所
以致禍之道以勸戒焉

莊憲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
議決召百官賀蔡文忠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
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
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

止稱太后於宮中

范文正公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出通判河中府及太后崩召拜右司諫時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冊命

慶曆初歐陽文忠公張文定公王懿敏公俱除諫官蔡忠惠公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猷禪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范文正公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諫官御史緘口避禍無敢言者余襄公獨上書曰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矣若習以爲常不甚重惜恐鉗天下之口不可不戒書既上落職監均州酒稅尹師魯歐陽文忠公相繼抗疏論列又以書讓諫官高若訥亦得罪遠謫時天下賢士大夫相與惜其去號爲四賢蔡忠惠公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記其事其詩播於都下

范文正公尹京時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
疏列其罪疏欲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
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奄人必得罪以死我
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爲業疏奏嘉
納爲罷黜內侍云

韓魏公爲右司諫時災異數見公以災異屢發主於
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
擇輔弼未得其人耶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郊
胥偃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
王魯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也章十上不

報公乃抗疏乞出疏示中書敕御史臺集百官會
議上乃罷宰臣王隨陳堯佐參政韓億石中立等
四人及宣麻日乃張士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庠
晁宗慤參政天下大失望是時朝廷欲以公爲知
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
也人其謂我何語聞遂寢

韓魏公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可
不止王魯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
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
諫官多畏避爲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

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公爲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歛而焚之以効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爲三卷曰諫垣存稿自序於首大畧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韓魏公言王沂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爲榮魏公爲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頗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魏公聞此言益自信也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爲已也

歐陽文忠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間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脩之辭也乃悉取宮中諸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王懿敏公素自筮仕所至稱爲能吏既升臺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

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
公爲獨擊鵲

張堯佐者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
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爲修媛堯佐遂驟遷一日
中除宣徽節度景靈郡牧四使御史唐質肅公上
疏引楊國忠爲戒不報又與諫官包孝肅公吳文
肅公等七人論列殿上又白御史中丞留百官班
欲以庭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質肅六
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
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我曹豈

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遂獨爭之不能奪仁
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質肅遂極言宰相文忠烈
公知益州日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
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忠烈而相富文忠公又言
諫官吳奎觀望挾姦語甚切直仁宗怒却其奏不
視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
不避也上亟召二府以疏示之曰介言他事乃可
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何言也質肅面質文潞
公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文潞公拜謝不
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使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

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忠惠公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召當制舍人就殿廬草制貶春州別駕明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上亦中悔改爲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又明日罷忠烈黜文肅而遣中使護送介至貶所且戒以必全之無令道死先是呂溱出守徐蔡忠惠守泉吳文肅守壽韓獻肅守河陽已而歐文忠公乞蔡賈黯乞荆南趙清獻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矣修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

鄂后廢范文正公爭之貶知睦州富韓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王懿敏公言王武恭公進女口事帝初詰以宮禁事何從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他人比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即命宮臣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叁百千押出內東門訖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

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
宦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

韓魏公云某待罪中書時事有不當然者必堅立不
動反覆論列湏正而後退不敢取次便放過

時溫成后方有寵歐陽文忠公言前世女寵之戒請
加裁抑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字公言今四海
騷然未見太平之象請不宣示于外淮南漕臣獻
羨餘十萬貫公請拒之以防刻剝

英宗初即位有疾皇太后同聽政至是上疾平傳獻
簡公上書請天子聽政又再上疏太后請還政天

子未聽父之頗聞內侍任守忠有甚間語公又上
疏太后曰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
無大於受天下於人殿下今日誅竄讒人則慈孝
之聲並隆於天下矣於是太后遂還政而逐守忠
等公復奏疏天子謂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
其勤勞少加恩惠以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
既去其餘一切不問可也

太皇太后受冊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
文德殿曾文昭公奏疏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
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冊人使朝見亦止

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寧太
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爲天下後世法推
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
當然耳切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
於崇政殿仁宗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
蓋人主一時之制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
二年兩制之議受冊於崇政殿仰稱太皇太后克
已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
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建議於崇政殿上壽用
天聖三年故事三省樞密院特降朝旨引九年會
慶殿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
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於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
前後本末不相稱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
臣出於不思耳疏入從之

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
禮葬給鹵薄司馬溫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
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薄
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
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常庶人始令妃
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

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袞盍引却慎夫人坐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

劉原父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初即位有疾皇太后臨朝上疾愈乃歸政適有小人言二宮不安諫者或訐而過直原父以謂當以義理從容感諷不可口舌爭也是時方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因陳前說曰舜在側微堯咨四岳禪之以位天地饗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唯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何謂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辭氣明暢上

竦體改容知其以諷諫也左右屬聽者無不嗟喜動色即日傳其語於外慈壽聞之亦大喜

溫公延和登對言高居簡不宜在左右因曰先帝初立左右惕息因居簡以誥自入故晚年復張陛下登極中外頌美首以留此四人爲失上曰祔廟畢自當去曰閨闈小臣何與山陵先後彼知當去而置肘掖尤非宜舜去四凶不爲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爲不孝居簡狡猾膽大不惟離間君臣恐令陛下母子兄弟夫婦皆不寧也上命留劄光請以付密院上從之癸巳崇政登對言臣與居簡勢難兩

留乞罷中丞除外任上曰今日已令出外矣光曰
凡左右之臣不湏才智謹朴小心不爲過則可矣
慶曆中余襄公歐文忠公蔡忠惠公王懿敏公爲諫
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守道執政欲從之時
范文正公爲叅知政事獨謂曰石守道剛正天下
所聞然性亦好奇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
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
所不爲主上雖富於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
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王文公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范忠文
公上疏爭之三上不報韓魏公亦上疏極論新法
之害文公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
苗錢文公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
如初司馬溫公除樞密副使溫公以所言不行不
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
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曰臣不才使陛下廢法
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
蘇文忠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文忠罪公
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文
公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

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
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爲賞罰且曰陛下有納
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
用殘民之術文公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
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畧
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
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
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文公雖詆之深入更以
爲榮焉

呂獻可公屢爲言概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
有九前後三逐皆以忤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
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公視之若無所睹
正色直辭指數其非旁側爲之股栗晚年病卧洛
陽猶旦夕憤歎以天下爲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
曾不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

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忠文者其爲
勇人莫之敵客曰忠文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
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
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
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忠文勇於內者也自唐宣

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叛無異而忠文獨倡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忠文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忠文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忠文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况范忠文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畦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忠文傳傳獻簡公嘗論事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哲宗即位傳獻簡公除御史中丞即上疏言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臣請極其力以死繼之若夫窺人

之私摘其細故此非臣之志也

王公尚書左丞在政府遇事必爭韓維罷門下侍郎進章論掾且曰去一人天下失望忠謹沮氣讒邪之人爭進矣

劉忠肅公爲御史與中丞楊元素言助役有十害王荆公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爲魯布曰請爲之仍詰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所在元素惶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爾當伏妄言之罪摯奮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即復條對布所難者以伸前議且曰臣所向

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忠直所惡者姦邪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云云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獯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剝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論定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羗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居數日罷御史

落館職政府擬竄嶺外上不聽乃貶衡州

劉忠肅公既被遇知無不言姦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人以比包孝肅呂獻可上察其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未幾遂大用焉

儲祥官成將肆赦王巖叟進曰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無赦既對又曰古人至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公內剛外和志其大而畧其細或以不義加已不寘念也欺君害民者雖前有鼎鑊必與之較故立朝廷進說無所回隱不卹已私其人居朝廷執政柄在人望風聽命之不暇公直前犯之雖司馬溫公亦爲之言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而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然後已

劉元城先生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辯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面折庭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執簡却立俟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竦聽公退則咨嗟嘆服時以殿上虎目之

陳忠肅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
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嘗言人主託言者
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况以訐爲
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

哲宗朝田晝與鄒浩善元符間晝監廣利門浩除言
官浩諫廢孟后立劉后事得罪二人留連三日臨
別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
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
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
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

章惇於崑山縣強市民田人口經州縣監司次第陳
訴皆不敢受理又經戶部論訟復不敢治御史臺
亦不彈劾忠肅公累上疏不報乃極論之曰按惇
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謀蘊大奸之才而輔之殘
忍因緣王安石呂惠卿之黨遂得進用而造起邊
隙徼幸富貴在先帝時已坐買田不法嘗罷執政
蔡確引用再叨大任陛下嗣位擢置上樞而內懷
姦謀沮毀聖政以至惇慢帷幄之前殊無臣子之
禮及以家難退歸里間而敢憑恃凶豪劫持州縣
使無辜之民流離失業乞特賜竄殛仍與臺臣置

院推劾其崑山蘇州及本路監司亦乞並行黜責
章四上朝廷令發運司體究詔贖銅十斤公復爭
之以謂所責太輕未厭公議况惇與確黃履邢恕
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貪天之功徼幸異日天
下之人指爲四凶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正典刑
異日却欲竄逐深恐無名且干繫官吏因惇致罪
皆處從坐惇首惡之人乃止贖銅事理顛錯亦已
太甚况下狀之日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事狀顯
著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愚民冒犯猶有常刑惇爲
大臣天下所望而虧損名教絕滅義理止從薄罰
何以示懲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匹夫而廢
於公卿伸於愚民而屈於貴近此乃姑息之弊非
清朝之所宜行也

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恐
脅貴近爲中外憂劉元城復言曰臣近嘗進對論
蔡確朋黨雖粗陳大槩未能盡達天聽事體至重
不可不憂臣聞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
豐之末號爲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爲中丞
與其僚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徃來傳送天下之
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四人者以謂有定策之功

眩惑中外若不早爲辯正恐異日必爲朝廷之患
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日今上皇帝出見群臣都
下喧傳以爲盛事明年神考皇帝晏駕衆謂前日
之出已示與子之意其事一也自先帝違豫嘉岐
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
即時面諭並令還宮非遇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
聖心無私保佑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
嘗啓沃而太皇太后內出皇帝爲神考祈福手書
佛經宣示執政稱羨仁孝發於天性遂令草詔誕
告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外助其事三也陛下聽
政之初首建親賢之宅才告畢工二王即遷就於
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之聖明深得遠嫌之
理其事四也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爲宗廟社
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
伏望明詔執政及當時受遺之臣同以親見策立
今上事跡作爲金縢之書藏之禁中又以其事本
末著實錄然後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
近已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行逐之
遠方終身不齒所貴姦豪屏息他日無患由是三
人亦皆得罪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
朝廷誅殛宰相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爲
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
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
動宜與將來爲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疏云蓋
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然於父
母欲置於必死之地則却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
於此

初陳丞相以劉原父不附已論議不能相合唯天子
察公忠直數得公奏議開納無疑故亟用公知制
誥陳丞相以修注未一月爲言上不聽曰此豈計
官資日月邪公謝日上又面諭曰外間事不便有
所聞當一一語朕也無幾何朝廷從禮院有所詢
問禮生擅發印狀以報禮官莫知知禮官院事吳
充謫罰禮生而坐以出官公奏以謂朝廷久安吏
習因循百司庶府苟且已甚稍激厲振職未知如
何而使充以此得罪豈不傷事害政也請追止前
命已而修起居注馮京復以言事奪職公因奏事
上謂公曰吳充乃是振職馮京意亦無他中書惡
其太直不與含容耳公奏言自古惟有人主不能

容受直言或致竄謫臣下今則不然上意慈仁好
諫而中書不務將順聖德之美排逐言者乃是蔽
君之明止君之善必且感動陰陽有風霧日食地
震之異居五日地果震鎮戎軍而都下雪後累日
昏霾太陽色黃濁畧皆如公言公又密勸上收攬
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以消伏災變上深
納之

右司諫賈易降知懷州自蘇文忠公以策題事爲臺
諫官所言而言者多素與程伊川善於是蘇程交
惡黨與相攻易獨建言請併逐頤軾以靖朝廷而

易言侵及太師文潞公同知樞密院范文正公故
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呂正獻公言易所言頗切
直唯詆大臣爲太甚不可復處諫列爾后曰不責

易此亦難作

宗祚切

公等自與皇帝議之公曰不先

逐臣易責命亦不可行爭久之乃止罷諫職出知
懷州既退公謂諸公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
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上心
者當爾之時正賴左右諫諍不可預使人主輕厭
言者也於是呂中書公大防劉左丞忠肅公莘老
王右丞正仲私相顧而嘆曰呂公仁者之勇乃至

於此

李公綱狀貌雄偉嘗有憂國愛民經綸天下之志爲起居舍人時屬京城大水公上疏抗論時政遂遭罷黜流落七年始召爲太常少卿

晏公敦復凡有論奏上未嘗不嘉獎聽納嘗諭公曰卿鯁峭敢言無所回避可謂無忝爾祖矣公再拜謝曰臣世受國恩無以報朝廷萬一若不吐露肺腑知無不言是負陛下也

定庵先生云族人陳良翰一日見余問曰近潘良貴廷叱向子裡如何余曰義榮平日勁直此一事尤爲人所難也良翰曰直則直矣未爲盡善夫人臣以禮諫君使子裡以無益言惑聖聽則義榮當引古證今力陳利害委曲爲上言之無有不開悟者今於殿陛之間厲聲一叱以快一時之憤似近乎訐豈所謂得事君之體耶雖然當今之世士氣委靡不振如義榮者奮不顧身敢與僥倖抗亦不易得但春秋之法責備賢者不得不然良翰後生其操論如此他日立朝必有可觀者焉

張繹曰鄒志完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

無過中求有過

程氏遺書云今天下之士夫在朝者既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亦不曾有大橫見加豈宜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為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伊川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謂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自警編卷之六終

自警編卷之七

事君類下

憂國
善處事上下

薦舉
通下情附

用人
使命

憂國

杜正獻公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
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
一日喜見于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朝報某人
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
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王文正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

皇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弟以問趙公安
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
矣

韓魏公雖在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
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
一紀綱則涕泣終日不食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
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
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
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
賢不能必吾豈敢苟哉

富文忠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
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
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
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
東地界決不可許

唐質肅公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濮王園廟
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密疏請還臺諫
官之謫者

呂文靖公薨于鄭訃聞上震悼對執政語公輒涕下
曰安得憂國忘身理萬事幹四鄙如呂夷簡者
張魏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爲無
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議當世之故聞四方
利病休戚輒書之策至一介之賤亦曲加詢訪當
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他人方畏避退縮則挺
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

徂徠石先生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韓魏公與
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
爲此惟鬼輩壞了也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
必壞

陳述古生平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于篇會
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
知其數焉凡于朝廷治體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
術之可以爲法者鰥寡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旱
凶札疾疫恤窮安富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
邊積穀生財差役漕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
曲盡之術而又以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謙遜
屢求廣諮博訪既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
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四十年弗懈也既亡彙

自警錄卷之七
三
檢手書議及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諮
凡餘百本或累至十幅盈紙細書講論得失則其
以天下爲己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可量哉
呂中丞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病偶值醫
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
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
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蹉跎
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然
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
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
喻朝廷之病也溫公康節日就卧內問疾公所言
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
也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瞑目
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公復張目曰天下
事尚可爲君實勉之

趙康靖公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
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諍爲諫林一百
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
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
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

時省閱

司馬溫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啻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手劄論當世要務

溫公病中與呂申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嘿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嗟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山谷言頃與范內翰公同局范公多能言溫公事方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為常竟莫識其意范公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

劉忠肅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徒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

今益峻柰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

薦舉

王文正公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
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
未嘗知寇萊公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
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萊
公深恨之已而制出除萊公武勝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萊公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
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萊公者萊公始愧歎
以爲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
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

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文正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也及公以病求罷入見茲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

重出

契丹謀入寇畢士安首䟽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甚備帝多納用於是中書闕宰相乃進公

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公頓首辭謝曰臣材駑朽不足以勝任惟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正若準者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不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實並命而以公監修國史位在上

王沂公當國屢薦呂許公是時明肅太后聽政沂公
奏曰臣屢言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
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
耳且旻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
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既已許臣臣請
即令宣召學士草麻太后從之及許公大拜漸與
沂公不叶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
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杜正獻公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未期年而
出使蒼生不盡被公之澤天下甚鬱望公曰衍以
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恨
爾門人曰公之恨何也公曰衍平生聞某人之賢
可其任某人之才可其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
爲恨也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范文
正公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
盛德獨少此爾沂公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已
出怨將誰歸文正惘然嘆曰真宰相也

韓魏公之在相位也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

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文公文公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頡皆可用也時二人皆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任頡於省府他皆此類也所薦引於上前者未嘗輒漏其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之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爲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爲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之去惟薦此人朕豈可違公既罷去蘇子容除脩注往謝二府叅政趙康靖曰韓公屢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嘗援已也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孫叅政抃爲御史中丞薦唐質肅吳中復爲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

答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爲無愧耳

范文正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薦韓文憲公可用文正既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范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叅知政事

呂正獻公之在侍從也專以薦賢爲務如孫莘老覺李公擇常王正仲存顧子敦臨程伯淳顯張天祺戩等皆爲一時顯人

陳述古自始達及終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以爲民庇及具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以遺其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登其賢而用不已也因之拔擢致身於亨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衆矣是以其亡四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若喪其朋咨嗟靡息焉

范忠宣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人或謂

公曰身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
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
我門下耶

范忠宣公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
應手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如病者
何故雅以人材爲已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而及
其至也內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
爭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問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
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仁宗再三問之
申公對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
欲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
堯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

溫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
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
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
薦也

謝諫議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知縣張
逸特厚將薦之朝乃設几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
焚香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

後官至樞密直學士累典大郡皆有能名王文正公皆其所薦士也

高宗曰張浚自薦辛興宗作秦帥比至陝西見孫渥材優即奏罷興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

程伊川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湏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頤乃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舉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

人如此持國便服

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於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公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於海康之禍始

服文靖之識

張忠定公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某文近覃之文則未可知若覃之行則遠于某萬萬矣遂薦覃爲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未足爲士矣

用人

李文正公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息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呂文穆公諸子曰大人爲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客去隨

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真宗時王文正公爲相賓客雖滿坐無敢以私干之者既退公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又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藉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公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請於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於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公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雖疾之莫能間也

真宗初即位李文正公爲相帝雅敬之嘗問治道所宜先公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終帝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故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由公力也

王沂公嘗言始叅大政屬故太尉王公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入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

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誠服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寇萊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即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由此耳

管軍員闕高列武王兼領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爲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次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盛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

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上從之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日乃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仁宗問王懿敏公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官官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憮然有間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士大

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於
夢卜矣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曰何光對陛下擢用宰相臣
愚賤何敢異上曰第言之光曰今已宣麻誕告中
外臣雖言何益上曰雖然試言光曰閩人狡險楚
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叅政皆楚人必將援引
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
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智曉
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
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王

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
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叅之凡才智之士必
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
然升之朕固已誠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
可惜上曰朕所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
以欲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上曰
若有所施爲朕不從而去可也自爲相一無施爲
唯知求去彼信于尼之言云雖親國家事亦勿與
知故也上因論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
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

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先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若

杜正獻公綏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故事是時呂許公當國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小官徐觀其能遷擢未晚仁宗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黄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議論而二公又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徃徃相賀黃門具報奏上大悅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龐莊敏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
爲相自以爲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
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
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
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
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者
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
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
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
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

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
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
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
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
卿言是也

蘇公子容自少所交皆當世豪傑及登顯近務推挽
正人吉士不問識與不識在相位時避遠權勢門
無雜賓其進退士大夫無纖毫私意以故人不歸
恩而怨讟亦不切至焉

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

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
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
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
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
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韓公日記
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
上貼職予之他日擢用亦未爲晚乃授直史館東
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劉原父上疏論邪臣正臣進
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
願陛下參互觀之呂溱蔡襄歐陽脩賈黯韓絳皆
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
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上
悟頗留脩等

呂正獻公平生以人物爲己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
士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
參互考實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著之於
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於稱物其於用人無遠
邇密䟽一以至公待之雖有舊怨亦不以屑意

元祐初呂正獻公廣用當世善士人之有一善無不

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姓名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書遺子滎陽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劉忠肅公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嘗能如此太皇官家何所憂也

劉忠肅公輔政累年其於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卹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事諫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爲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公爲之首

元城先生云老先生嘗謂金陵曰公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文公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

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公誤矣君子難進易退
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讐
敵他日將悔之文公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
之亦無及也

王彥霖拜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申謝延和太
皇太后諭曰知卿才望故不次進用公遜謝而進
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
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宗社千
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察邪正難辯辯
之少差治亂所繫少進而西曰陛下今日進聖學

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
無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
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
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二聖深然之
公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
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欲誤陛下也自古君子
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惟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
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君
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小人
競進則危亂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幸陛下常用

心於此

上方勵精有爲廷臣多進用者張商英抗疏論七臣而諷上以清靜無爲其言曰臣聞公輸知材之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宮室岐伯知藥之陰陽然後能用其藥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不知也欲知七臣之所爲先觀其趣嚮之所歸則思過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達於去就之致親讐並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御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財則朘剝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從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偷合苟生無所減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之利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固祿持寵爲妻子昆弟計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富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知喑默而衆不測若此

者幸臣也揣摩捭闔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鈎中主
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
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則王
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政強矣幹臣進則國本削矣
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矣巧臣進
則社稷亡矣此七臣者成敗治亂之機而人主之
所當察也

虞公允文感上不世之遇深思所報每曰宰相無職
事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方冊目
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書再諭蜀首薦汪應辰趙

雄等六人及爲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克家留
正等二十人一時得人之盛凜凜有元祐慶曆之
風

善處事上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變鑣繼恩於閭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官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真宗旣於大行柩前即位垂簾引見群臣呂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

歲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
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
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
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湏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
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
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汹汹無敢
言者時宰相王魯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
之武氏皆非據之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
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
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爲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
取疑於天下非惟爲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
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初章懿之誕上也章惠章獻皆以母稱章懿不得名
及是章懿崩呂文靖公聞之方奏事因曰竊聞昨
夕有宮嬪亡后聞之不懌不待公盡言曰宰相豈
管宮中事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公問曰一
宮人死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
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也公

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柰何文靖乃請治喪皇儀殿太后與帝舉哀後苑百官奉靈輦由西華門以出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大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毀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殯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沃之故不壞也帝嘆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大內災宮室畧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發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追班上御拱宸門樓有司替謁百官盡拜樓下呂文靖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宮庭有變群臣願一望天顏上爲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臣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

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之體

契丹寇河北南至冀貝虜騎甚盛州郡震動天子北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駐南澶州寇準勸上北渡以固士卒心毋令虜得乘勝上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上避之蜀王欽若勸上避之金陵上以問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上曰顧所畫如何耳毋問其名準曰臣姑欲知之先

斬此曹以令天下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上默然準又勸上北渡上猶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高瓊爲殿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準謂瓊事當柰何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瓊何敢與知然相公所以謂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勞力而定不渡則虜日益熾人心不敢自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瓊呼曰陛下聽寇準語準所言

是也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即朕瓊以其兵先渡又
自牽馬奉上上乃從之既至澶州上御城北門將
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準居
上前上盡以軍事委準準因承制專決號令明肅
士卒喜悅虜數千騎乘勝薄城下有詔吏士迎擊
之斬獲大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會暮上還宮留
準居城上上使人視準何爲曰準方飲酒歌笑上
未嘗不釋然也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欲引去始
遣使請和既有約矣又率其衆詐欲填壕會有飛
矢射其統軍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遂益堅準不
肯虜使來益恭上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
州地時上厭兵事欲羈縻不絕而已於是有譖準
不願與虜平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亦不悅準不
得已乃許之當時虜舉國來寇入中國千餘里其
歸不十日不能出漠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寇虜
人馬饑乏百萬之衆可毋戰而死虜窘如此誠少
抑緩之契丹不敢不稱臣幽州可必得也又遺事
曰虜請和上以問公公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
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上曰朕不
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

能捍塞者乎戎遂得和

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寇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叅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爲守於是即時進上出勅召欽若諭以上意授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叅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即塗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盃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公荅曰叅政勉之回日即爲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數日虜騎退乃召爲次相

上在澶淵遣王文正公還守東都旣至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後車駕自河北還公宗人及子弟輩皆出迎於郊外忽聞後有呵喝之聲驚而視之乃公也其處事謹密如此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司馬公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

蘇公子容嘗權樞密院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謀言阿
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蕃官趙純忠者信謹可
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
衆議欲如其請公獨曰不可越境而入其國使彼
拒而不受得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
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固無恙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
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文正公公請
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
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王文正公公曰
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
以荅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
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
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
微末即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范文正公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文正公以
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
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元昊復書語極悖慢
公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朝廷命公分析公奏

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庠遽曰范仲淹可斬杜衍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上顧問呂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

皇祐末契丹使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祠享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沔曰當以

禮折之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豈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以觀之仁宗從其議使者不敢復請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爲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激賞再三朝論避之

北使烏林荅天錫來賀慶節見紫宸殿旣跪進其主書因詭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虞公允文請駕輿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閣門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仗使介還館更相譙

責乃因儻者懇祈詰朝再見上壽遂極恭順朝論稱快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檄虜中天錫歸果獲罪高宗上僊朝廷欲用顯仁例遣三使如虜中周益公固執不可謂今者事體不同不當畏人而曲徇金國賀生辰使人到闕上在喪次議欲宣諭俾歸公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遠來止是館伴發遣朝廷更無一辭於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令使者歸附奏中外咸謂得體

善處事下

曹武穆公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公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公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邪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闐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歛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

黑米見公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徃召專副
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
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
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副對曰然某
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
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
爾誼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人分白米故耳
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人杖二十召指揮使罵
曰衙官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
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
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
復攬轡行衆不敢謹或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
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解舍夜久不能從
卒輒拆馬廐爲之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坐客股栗
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卒氣沮
無以爲變

王文忠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
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表爲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

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
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
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
果出降

主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
縋城夜遯張忠定公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
得處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
黨恟恟知其已投井故無他議又免與主帥有不
協名

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三班使
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
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
之蘇文忠公授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
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薛簡肅公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成卒
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於擒獲處
處決民間以為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
了得非所以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薛簡肅公帥蜀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歸囊
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出

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張徐公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而欲爲變者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曰若罪張者今後帥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爲不可上曰朕亦如此思之王文正公曰累奉德音欲任張者在樞密府臣以未苦歷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謀者自安矣乃進者爲樞密副使諸帥遞遷謀者果定上語輔臣曰王其善鎮大事真宰相也

五年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趙清獻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上大
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至蜀默爲經畧而燕
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

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携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

薛長孺爲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鈐轄司不敢以聞遂不

及賞長孺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神宗在藩邸聞蘇公頌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掾公不爲動閉門堅卧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掾兵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使還上問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公之可用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

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的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元城先生語錄云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通進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

其故東坡不荅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

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繳奏僞榜趙忠簡公與張忠獻公進呈忠獻奏曰乞斬益以釋謗上不應又曰不然乞遠竄去上未允忠簡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畧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忠獻怒忠簡不主己意忠簡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謫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忠獻歎服其言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忿爭上召王文正公公至則見欽若誼譁不已馬公流涕曰願與王欽若同下御史府公迺叱欽若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去上大怒乃命下獄公

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厚上煩陛下訶譴當行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之明日上召公問欽若等事當如何公曰欽若等當黜然未知坐以何罪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上曰卿意如何公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

寇忠愍公知永興軍府有姦民吏不能制公摘其罪竄湖外過京師上變自訴且告寇公有異謀呂文靖公惡姦人得志傷信任之體請加重刑益遠竄報可公不欲外聞以恩自歸戒吏不得泄語外卒無知者

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米濕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米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米不至朽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荅許之因識其名任滿入見擢爲朝官

東坡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

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于城下漲
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東坡曰富民若出
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
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
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
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
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于南長
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
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
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
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岍以虞
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包孝肅公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
牛鬻之既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爲割某家牛舌
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李侍郎若谷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爲姪者欲併
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不
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果訟其姪因而正其罪分
其財

韓魏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

則擾太原士風習射故民間有弓箭社公在太原
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
來相繼者頗着心處之下令籍爲部伍仍須用角
弓太原人貧素只用木弓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
始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心也

韓魏公言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
如意須索包總不然不可一日處矣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
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
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

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
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
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
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
害人於已甚害

呂氏童蒙訓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
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前輩嘗言凡事只怕
待待者詳處之謂也

又云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
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

君不欺之道也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爲上如差科之行旣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爲民害其益多矣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遠郡禁民擅赴闕者富韓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

使命

蘇公子容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爲然遂各以其日爲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因問虜中山川形勢人情向背公曰虜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令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者昔人以謂匈奴直百年之

運言其盛衰有數也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韓魏公公曰勿以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富文忠公以僞牒事覺必欲得堂吏執政不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文忠公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

余襄公慶曆三年以右正言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樞密王公館伴大遼賀正旦使使者耶律寬求觀元會儀公曰此非夷狄所宜知止錄笏記與之寬不敢求

吳文肅公奉使契丹虜中群臣爲其主加稱號謁公使入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預也不爲往虜主畏其守義甚重之及還中路與虜使遇虜人衣服以金冠爲重而紗冠次之其與漢使接衣服重輕皆有以相當至是虜人紗冠邀漢使盛服公不許

亦殺其禮坐是一事出知壽州

集賢學士劉公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其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畧無寧歲

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真宗用寇萊公計親征澶淵射殺其驕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兵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遂詔諸將按兵縱虜歸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元昊叛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不敢行宰相以富弼名聞乃以

公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
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
公不起見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
夷狄待之英等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
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
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
幣且命報聘見虜主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
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意何也群臣請舉兵而南
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公
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

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好則人主專
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
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
國計也虜主譙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
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
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帛充物諸
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
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
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
就使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亦人主當之歟若

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
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久之公又
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
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兵
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
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
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
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
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
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

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
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
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
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
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
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
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
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
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
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

還都以晡入見宿直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
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遣我書當曰獻否
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何惜此二
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
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
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
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
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
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
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

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

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

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虜無能爲也上

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契丹君臣至今誦其

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

害之所在也

温公曰錄云公力爭獻納二字及還而晏公已稱納矣

方澶淵

之役虜兵退求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時契丹已

疲又懼鎮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甚喜寢以

珠緣貂褥虜主求割河北利用曰如此臣得族罪

矣不敢以聞許歲給金繒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

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利用出寇萊
公召利用至幄次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無
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
股栗再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

孔中丞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
戲公赧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公正
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
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虜君
臣默然

宣和間周憲之使虜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人議事

虜恃疆背約曰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取到除
却平樂等三州每歲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
於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
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生此議况重賦暴斂乃契
丹亡國之法何足稽也某受命而來除許增二十
萬銀絹之外一疋一兩不敢專輒虜大怒曰此事
上面商量已定使人乃如此爭不知待望歸也無
公荅曰持節出疆以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
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介胄者數十
起坐隨公凡十有三日聲言拘留實欲脅公俾許

自晉書卷之七
所欲公愈不爲之屈談笑如常時與同行圍棋爲
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終不可奪因改館
遣其酋領來見公訊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
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
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蓋思早爲定計今行
人見留大事未成以其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
應但憑公再請于朝廷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
見上發其誕謾堅留公惟令馳驛具奏取朝廷指
揮而已公因上疏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背違
元約之事本朝初用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爲得

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旦拒絕今請求無厭傲狼
自大釁端漸起必不能久保歡好宜詔大臣深講
所以禦戎之策仍勅邊將訓兵積粟先爲隄備庶
幾緩急不失枝梧於是大忤宰相王黼之意旣而
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更不施行今別
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爲賂報聘禮成與其
使楊璞撒母等同至進徽猷閣直學士復差館伴
撒母好爲大言一日出語尤不遜曰若此事不了
於南宋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莫謂本朝昨瀘溝
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倉卒忠臣



原件短缺

P50

義士不爲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大過目公乃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使稱大金皇帝尊號及將雲中別作一事目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書出自聖斷裁定一字不可移易撒母云如此則將去不得公荅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副將去何預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聲聞館外上知之屢降宸翰於王黼言周其氣直何不再令報聘黼多端沮抑遂差盧益充國信使上以公充送伴公送虜使至燕山當賜御筵楊璞謂燕地是大金取得將與貴朝少間謝恩當先北向同謝大金皇帝

公曰萬里御命不得御兩宮以歸大國度不足以有中原當還諸本朝乃違天以奉逆豫豫可磔萬段顧力不能忍事之耶今留亦死不即豫亦死與其偷生狗鼠間寧甘鼎鑊不悔也黏罕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劔夾承之公不爲動旁貴人喟曰此真忠臣也止劔士以目爲眦請黏罕怒少霽遂流涕于冷山流迤猶中國編窟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距虜二千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陳王悟室聚落悟室使誨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絨布番課四隸採薪

他山嘗又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麪而食困辱十年
多爲詩文以諷皆憂國傷時語悟室嘗得獻取蜀
策持以問公公歷陳古事梗之悟室銳欲吞中國
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公
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用兵
不止者又數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大事今旣不
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兵交使在禮不當執悟室
或應或否一日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謂我
不能殺汝耶公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
之名此去蓮在灤三十里使之飛舟一人蕩諸水
以墜淵焉言可也悟室義而止後歸宰執賀皇太
后有來歸期上曰洪皓身陷虜區乃心王室忠孝
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二子皆中詞科亦其忠
孝之報也先聖福善禍淫之訓於此可見矣

皇朝詩林卷二十七

五十二

